满学研究中的一株奇葩

——《<旧满洲档>研究》一书评介

张璇如

满学作为当代国际分科中国学(旧称汉学)的一个分科,与蒙古学、藏学同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。有人说,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界有四大发现:一曰殷墟甲骨卜辞,二曰敦煌经卷;三曰居延汉简;四曰北京皇宫内阁大库明清档案。满学起始于本世纪初,其标志之一是对满文档案的整理与研究。国内外学者涉笔最勤的首推《满文老档》(以下简称《老档》)、《旧满洲档》(以下简称《旧档》)。众所周知,《旧档》是《老档》的祖本,是一部珍贵的原生性史料。它是清太祖、太宗两朝形成的编年体的记录,起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前九年(1607),下迄皇太极崇德元年(1636),详细地记述了满族兴起,后金建国、天命天聪两朝军国大政,以及有关满族的社会风俗、宗教信仰、宫廷生活、语言文字、天文地理,是一部珍贵的历史典籍,也是举世瞩目的稀世文物。对它的整理与研究,在国际上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。刘厚生先生从1987年起,便对此进行研究,《<旧满洲档>研究》,于1991年经审准,列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。经过几年勤奋耕耘与潜心研究,于1994年1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面世。完稿时我曾拜读过,成书之后我又仔细地阅读,我认为这是一部别开生面、富于创造性研究的力作,是满学研究中的一株奇葩。

《<旧满洲档>研究》共36万字,分"上编"、"中编"、"下编"、"附载"四个部分。"上编"对《旧档》的形成年份、清乾隆年间整理与重抄情况、盛京本《老档》(小黄绫本)的发现与研究、本世纪三十年代对《旧档》的整理与研究以及六十年代《老档》(大黄绫本)研究的新崛起等情况,一一作了详述。"中编"是该书的精髓,评述了从《旧档》与《老档》的伪与误、表列了《旧档》与《老档》勘校举要,论述了《旧档》所记大清建号前的国号和满语"诸申"一词的语义等。"下编"分两部分,一是关于《老档》(大黄绫本)的签注和《天聪九年档》译注。最后部分的"附载",记录了台湾学者陈捷先的《<旧满洲档>述略》(节条),广禄、李学智的《清太祖朝<老满文原档>与<满文老档>之比较研究》,(日)松村润的《清太宗朝<旧满洲档>与<满文老档>对照表》。

从该书的"上编"、"下编"与"附载"三部分看,说明了作者史严谨、博学多识,用力之勤,功不可灭。本文仅就其"中编"略作评述。

一、还历史本来面目

作者从《旧档》看《老档》中的伪与误、用图表列举《旧档》与《老档》勘校举要73处,说明《老档》不能称之为第一手资料,只有《旧档》保留了原始档案的本来风貌,才是弥足珍贵的原生史料。这个结论是确切的、科学的。例如:

1.《老档》在《旧档》之外,增添了不少内容,多是带解释性的词句,是整理档案者将其观点

硬塞进去的，是狗尾续貂之举，破坏了史料的原生性。

2. 重抄《老档》时，将原文进行了纂改、涂抹。如将清太宗名讳“洪台吉”，改为“第四贝勒”，将努尔哈赤的尊号，也作了多处改动。被勾圈涂乙的部分，约计 908 页之多，几占《旧档》总页数 5378 页的 1/5。关于褚英之死、李永芳降清后的活动、天命四年十部执政贝勒（昆都仑庚寅汗、古英巴图鲁、阿敏台吉、莽古尔泰、洪台吉、德格类、阿济格阿哥、杜度、布尔杭吉、德尔格勒）、天命五年九月初十日汗之弟青巴图鲁殁、天聪六年“国人饥馑”等不少珍贵的具体生动的历史资料，均遭删削和埋没。

《老档》在重抄时，有意或无意的删削处不胜枚举，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使然，统治者的隐恶扬善，历来如此。作者同时指出，尽管《老档》的真实性大大削弱，但重抄本与原档的大部分内容基本一致，不可对其历史价值予以否定。况且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、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、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学者联袂翻译的《满文老档》（大黄绫本）有其独具特点和价值，为《旧档》和小黄绫本所不及。尤其对《老档》贴黄注释 450 余处以及“将蒙字译为满字，释其涵义，对深入释读和研究《旧档》价值颇巨，洵属珍贵。”作者的看法，是客观公允的。

二、关于《旧档》所记大清建号前的国号问题

关于大清建号前，即 1636 年之前的国号问题，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。主要分歧，一说“金国”，一说“满洲国”。自日本学者市村瓚次郎在 1909 年发表《清朝国号考》，主张在大清国号前称“金”、“后金”，断定“满洲”的名称是太宗伪造的。这一看法，如一石击水，引起了学术界的各种争端。三十年代末，孟森先生与（日）今西春秋在“满洲”一词使用年代上的争论，起因来自对金梁所著《满文老档秘录》一书的评介。该书在天聪元年后金与袁崇焕书信中译为“满洲国皇帝”。孟森先生认为“当时尚未发生满洲之名”，并指出金梁是抄撮东华录以了事，不顾满文之真相，所译《满文老档》，“绝不可信”。今西春秋通晓满文，他核对了《满文老档》，认为金梁所译无误，并认为《满文老档》史料可信。孟森先生在答今西春氏一文中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，由于他不懂满文，无法亲自核对原档，这场争论竟成了历史的悬案。1972 年（日）三田村泰助发表了他的大作《清朝前史研究》仍坚持“满洲国”是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时的国名，其后鸳渊一、小川裕人亦沿袭这种说法。不久日本满学大家神田信夫教授查阅了《旧档》以后，在《故宫文献》季刊上发表了《满洲国号考》一文，支持三田村泰助的看法。他很自信地说：“今日可以说这种说法，已经确定了”。作者认为，神田先生的论断，是可以足备一说的，但仍然有些问题难以解释。建号大清以前称“金”，不仅见诸文件，而且有信印可证。如果另有满洲国号，那么和金国号是什么关系？《旧档》中为什么仅有少得可怜的几处称“满洲”，（这是神田支持三田村泰助的论点），而大量却使用金的国号？如果满洲原为部名，统一建州女真后作为国名，待废用女真（诸申）名后，定为族名，那么为什么长期间不是满、汉、蒙古并称，而是金、汉、蒙并举？这一系列难解的问题提出后，作者说：纵观《旧档》是以族名国，再以国名族的过程是十分清晰的。泛称女真国到建号为金，再以金（女真）作为族属之称，同汉、蒙并举，此间是插不去“满洲”的。作者最后结论说：一、女真族诸部争雄期间，相互以同一族称来相互称呼，均名之曰女真国；二、努尔哈赤兴起之初，征服统一女真各部，此时以藩属自居，承认明为其上国，以明封号为号，称建州卫主；三、努尔哈赤以金裔自诩，借以抬高身价。待势力强盛起来，宣扬天命所归，以匡复完颜金

（下转第 39 页）

⑲朴趾源:《热河日记》的《渡江录·六月二十七日》
⑳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《农蚕总论》
㉑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《甓》
㉒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"丙午正月二十二日朝参时,典设署别提朴齐家所怀"
㉓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《市井》
㉔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《财赋论》
㉕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《财赋论》
㉖朴趾源:《热河日记》的《车制》
㉗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《车》
㉘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《船》和《通江南、浙江商舶议》
㉙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《甓》
㉚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《牛》、《农蚕总论》及《农器》
㉛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《通江南、浙江商舶议》
㉜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《译》
㉝朴齐家:《北学议》的"丙午正月二十二日朝参时,典设署别提朴齐家所怀"
㉞闵斗基:《<热河日记>初探》(《历史学报》第二十辑,1963年,114页)

(上接第115页)
为业,除《旧档》多有记载外,还有北京图书馆收藏的《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》一书中多有记载。我认为,作者这一看法,是迄今论述较完备者,有新见解,将清建号前的国号问题的研究又推进一步。

三、关于"诸申"一词的语义

满语 jušen,即汉语"女真"二字的对音。历史典籍记载的女真、虑真、朱先、珠尔真、朱理真、诸申、珠申、朱里扯特、主儿扯惕、拙儿察歹等,是同音异写。作者认为,满语 jušen 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多义词。其原始意义应是女真族称,后为女真人的泛称。天聪九年十月皇太极颁布改族称的诏令后,才确定为专称,即八旗牛录统辖下的"属民"。作者列举了《旧档》的大量记录,阐明了 jušen 一词的这种历史嬗变。作者进一步指出,"属民"的成份很复杂,有从耕的农民,有服役的士兵,还有经商的业主和工匠,甚至一般的八旗官吏。它不是满洲社会中一个阶级或固定不变的特定阶层意义上的专称。确切地讲,应是后金奴隶占有制国家平民的通称。那种仅依据清代辞书中对 jušen 一词的汉文释义或以汉文文献时常出现的"满洲奴仆"字样,便认定其为奴隶的观点,是不妥的。作者对 jušen 一词的新解释,比以往各种解释,更加完善和全面。